國際政治經濟文化週刊

世界知識

第十七卷 第二十一期
民國三十七年六月五日出版



中華郵政登記證文字第四五七號 上海市社會局核准登記

法蘭西：右翼的威脅

圖畫中的世界

在義大利的選舉過去以後，歐洲政治舞台上的鬥爭，又將轉到法國去了。在法國，大家注目的人物，是右翼的投機家戴高樂。最近，他一面向美國送秋波，另一面卻也大叫德國復興的威脅了。下圖爲戴高樂演說時的煽動姿態。

(上)戴高樂黨徒的示威，抄襲着戰前納粹在紐倫堡大會的作風。



戴高樂：「假如美國人不來幫我，我能像喀斯貝利一樣得到勝利嗎？」

(上)戴高樂總部的內

(下)巴黎戴高樂總部的大

(左)以前的法國左翼作家馬爾洛，現在投靠着戴高樂，給他做宣傳員。



世界知識

第十七卷第二十二期

民國三十七年六月五日出版

編輯者　世界知識編輯部

發行人　王德鵬

發行所　世界知識社　上海(○)河南中路八二號　電話一八四八九　電報掛號九三四二

印刷者　中國科學圖書儀器公司

— 目錄 —

零售：每冊法幣五萬元

預定三月共十二期計

平寄：五十萬元

掛號：六十二萬元

航平：六十七萬元

航掛：八十萬元

國外平寄：半年美金四元

郵費漲價敬請照補・國內外各大書店均售・

瞭望臺

誰的勝利？

美國國務卿馬歇爾二十八日發表演說，稱：「在依據美國標準以穩定世界局勢的方向，已有優越的進步。」路透社記者並給他下一按語，說：「此係表示他相信在對蘇聯的冷戰中，美國業已獲得勝利。」

我們不是足球裁判員，更不是阿Q，自無法貿然硬說是誰的「勝利」。我們只能看事實。就最近事實而言，最可注意的當是美蘇換文（包括史莫函件交換及華萊士和史太林的聲明）以後的世界局勢。

有人說，因美蘇換文而引起世界的一陣和平希望的興奮，已像曇花般的消逝了。倘使真的如此，那倒可說是杜魯門或馬歇爾的「勝利」了。因為這至少表示了美國關門政策的成功，和平絕望，戰爭可期。

但事實的發展恰恰相反。和平的巨流激動了全世界人民的心。且不說華盛頓把和平之門一關再關，已充份顯現了自己狼狽的形相。他們一心惟恐戰爭叫囂政策的作用遭抵銷，一心惟恐自己所扶植的大小傀儡發生動搖，所以趕忙對世界說了不要和平。但他們忘了世界還有更廣大的要和平的人民。美國第三黨運動領袖華萊士的建議，和史太林答覆華氏的聲明，使全世界愛和平的人民發生了深刻的印象。凡是渴望和平的忠誠人民，都莫不接受這重要的和平政策的歷史文獻。這不但是蘇聯和平政策的明證，也是鞏固世界和平的具體計劃。這樣一來，華盛頓外交的決策者便更狼狽地陷於尷尬的地位。最近甚至連美國最保守的輿論對他們政府的政策也表示不滿了，如紐約先鋒論壇報的專欄作家李普曼，認為美國這樣的政策「必將失掉了歐洲廣大人民的信仰」；如芝加哥每日新聞老闆那特認為「這是軟弱，不是強力的證明」；如一向主張對蘇強硬的前美國務卿貝爾納斯，也忽然主張對蘇談判了。

這種種的事實，說明了世界人民爭和平的浪潮，不但淹沒了戰爭歇斯底里的叫囂，而且也有衝決華盛頓緊閉的大門之勢，而使美國戰爭政策的決策者倘促難安了。

明白了這點，我們再回過來看馬歇爾二十九日的演說。據路透社記者所指出，這次演說為「美國願與蘇聯調整關係的第一個暗示。」這則華盛頓的電訊又說到「此間逐漸相信美國不願使美蘇關係停滯在目前緊張而僵持的階段，不久或將發動嘗試而與蘇聯就若干次要問題舉行談判，以試驗有關重大問題的協議是否有成立可能。」紐約時報外交記者萊斯登並相信「多瑙河會議召開以後，必將繼之以解決美蘇間租借債務的真正努力。」此外，又據三十日路透華盛頓電：「莫斯科召回蘇聯駐聯合國代表葛羅米柯及駐美大使潘友新，引起此間人士揣測，認為蘇政府或需要此兩美國問題專家的協助，以擬具打破美蘇冷戰中僵局的新計劃。」

假如上述跡象都不過是美國的「姿態」，那末，這「姿態」也是世界的和平力量壓迫出來的；假如世界爭和平的力量能夠逼使華盛頓不得不裝裝「姿態」，那末，自然也有可能逼使華盛頓坐下來真正的談的。

美蘇談判是可能的，而且為了和平，也是必要的。不過談判的能否開展，自然一要有誠意，二要有和平的具體計劃。但有一點已經明白，世界和平巨浪的高漲，已經逼得沒有誠意的人們，終於無法掩飾自己外交的失敗了。

究竟誰的勝利？世界的和平是一定勝利的。

蒙特法案

美國的蒙特反共法案（Mundt-Nixon Anti-Communist Bill）自經眾院通過後，現正在參院



追　隨

（美國「工人報」）

司法委員會聽取意見中。

二十九日，華萊士出席參院司法委員會出證，指斥這一法案充滿假道學的意味，將破壞了言論自由和集會自由的基本保證。他說：「這一法案說是旨在杜防獨裁，但實際上卻叫司法部長變成了控制國內所有團體的獨裁者。根據這法案，我和我的黨人都將因為主張和平而有被處罰鍰和徒刑之虞。因為我們堅決要抓住這個和平的機會，制止備戰的運動，司法部長將因蒙特法案而有權定我們第三黨的罪名，並可在我黨黨人拒絕登記時，以刑事罪名加諸他們。這種登記將使和平主張社會變革的組織，被視作破壞美國民主政治的陰謀份子。只要有一個共產黨員被登記，便將有一千個自由主義者就此不敢作聲。」

美國人民對蒙特法案的反對是普遍的。六月二日，有美國黑人、勞工、宗教和其他各團體的代表四千人，前往華府示威抗議。

魯爾問題

據法國新聞社電傳，六國的倫敦會商，已於二十六日對魯爾問題獲致了協議。以前美國堅持魯爾煤炭及鋼鐵生產國際管制委員會，須於佔領時期結束後開始工作，但主要由於法國的反對，現已同意於臨時政府產生前先設立該委員會。事實上，這個委員會將唯馬歇爾計劃執行當局的命令是聽，所以讓步的不是美國，屈服的倒是法國。

倫敦會議的公報還沒有公布，這主要原因，恐怕是為了法國全國人民的反對。據推測，皮杜爾不顧法國本身的利益，從倫敦帶回來的這個決議，是未必能經議會通過的。

此外，戴高樂所領導的「法國人民聯盟」，正在蠢然思動，將以西歐的安全為理由，反對倫敦六國的協議。不過，他的打算，顯然是企圖借此作為政治資本，以實現其蓄意已久的野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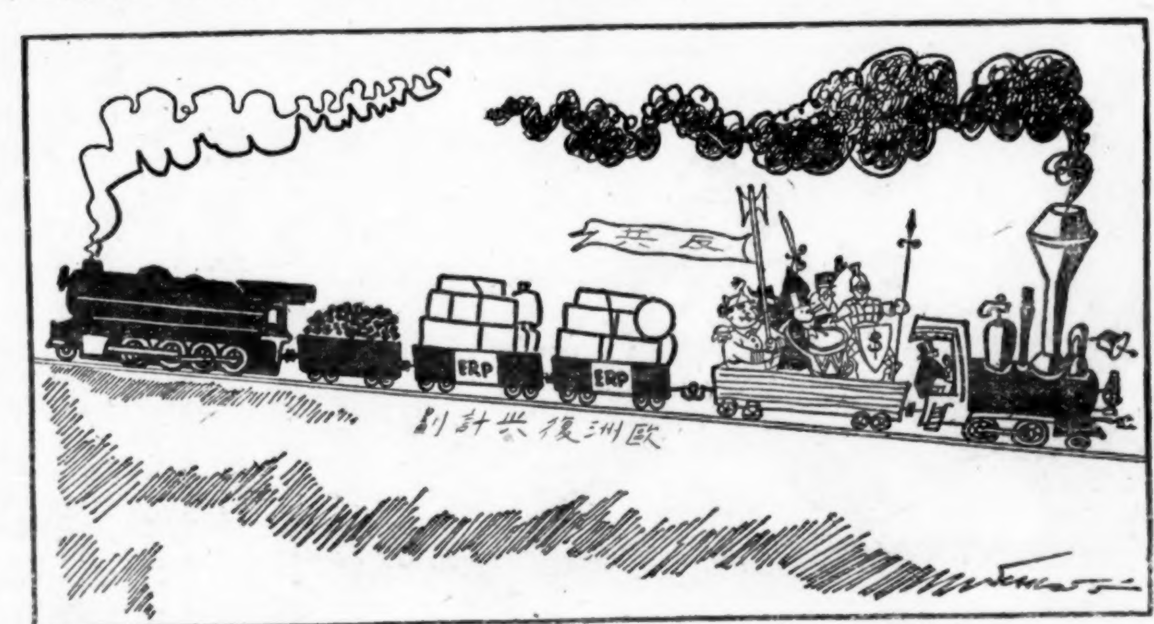
從史默資到馬蘭

難得在報紙重要新聞中露面的南非，這星期中卻發生了一樁頗引起世界注意的小事：那就是五月二十八日南非聯邦大選的結果，史默資所領導的統一黨失敗了，繼起的是馬蘭（Daniel Malan）所領導的國民黨。

說小事，南非聯邦不過是大英帝國邊陲的一省，它的普選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影響。那又為什麼說值得注意呢？原來這位新任的南非總理馬蘭，雖和史默資同是「一丘之貉」（印度某報語），卻是一個更反動的種族歧視主義者，他一上台，南非的黑人吃苦必將更深。世界在進步，南非卻大開倒車，這不值得注意嗎？

我毫無對同樣一位奴隸總管的史默資表示「去思」之意，不過在這裏必須指出「一蟹不如一蟹」的實情。馬蘭的國民黨向來標榜着兩大政綱，一是與大英帝國脫離的孤立主義；又一是種族的分離政策。所謂種族分離的內容就是剝奪黑人的公民權利，用賤工政策剝削黑人的勞力，嚴禁黑人學習技能。這一次馬蘭競選時並未特別提出前者，而只是強調「黑禍」之可怕。所以三十日馬蘭對記者說：「我們對有色人種與共黨問題的立場，使選民擁護我們上台。」南非有人口一千餘萬，黑人九百萬，白人只有二百五十萬。這次選舉自然不過是這五分之一白人間的選舉。

這次南非選舉的結果，無疑是由於世界逆流的影響。我們記得在去年聯合國社會經濟理事會的人權委員會上，美國代表羅斯福夫人公開認為「種族歧視不屬人權的範圍。」印度代表在聯合國大會控告南非排斥有色人種，結果除了一紙官樣文章的決議外，根本沒有具體的辦法。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羅斯福的四大自由被拋棄了，什麼大西洋憲章也被置之腦後了。西方國家的道德正義破了產，種族



「兩頭車」 （美國「民族周刊」）

巨蟒　（美國「羣衆與主流」月刊）

排斥主義自然得到了鼓勵。馬蘭倒是「看風駛船」的能手，他除了強調「黑禍」外，又特別強調「反共」，這不是很合美國胃口嗎？所以，說馬蘭的國民黨乃是在賽姆叔的直接或間接支持下上台的，也不為過。

兩個玩火的人

巴力斯坦的戰火有燎原之勢。阿拉伯聯軍正開始向台拉維夫總攻，這個小小以色列國的首都，已危在旦夕了。

二十六日，阿拉伯聯盟拒絕了安理會休戰要求，說除非猶太人新成立的以色列國，就決不肯罷休。

在聯合國安理會中，蘇聯提出了以武力制止阿猶戰爭的建議，美國表示贊同；二十九日，安理會仍把它否決，而通過了英國的調解建議，僅向阿猶呼籲自動停戰。安理會空口呼籲停戰，這已是第六次了。這不但不會有效，而且只有損害了聯合國的威信，我們倘不健忘，當會記起這彷彿是一九三四年國聯對義大利侵阿戰爭所取態度的重演。

聯合國安理會的怯弱無能，是強權外交造成的；巴力斯坦的烽火連天，也是強權外交造成的。英國公然袒護中世紀的阿拉伯酋長，固是扮演了「披羊皮之狼」的角色，但美國也何嘗採取了眞正公平的態度？美國支持蘇聯的建議，誠然表示了她與英國政策的歧異；但她的所以支持後者，也正惟不肯讓蘇聯的外交佔上風，認定這種建議是不會通過的。看美國至今不宣佈對中東的軍火禁運令，可知她始終採取兩面的政策，她那肯激怒阿拉伯人，以致妨礙了煤油老闆們切身的利益？

英美對巴力斯坦政策的矛盾自然是有的。美國報紙攻擊英國軍官參加阿拉伯聯軍，英國方面則對美國將以一億美元貸與以色列國的擬議表示不滿。倫敦「每日郵報」認為「英國受美國輿論的指摘，為自一九四二年多布魯克敗績以來所未有。」但在今天情形之下，英國事事仰華盛頓的鼻息，自然不能不重視華盛頓的意見。試看在五月底的五天裏面，貝文外長接見美國大使陶格拉斯竟達四次之多。二十七日倫敦泰晤士報更強調指出：「英美對中東政策所發生的歧見，亟應予以糾正，挽救中東的危機，俾使國際安全不致受威脅，這是英美共同的利益。」這幾句話，眞是充滿了「其言也哀」的意味。

巴力斯坦的烽火在熾烈燃燒中，倫敦的英美談判在加緊進行中。巴力斯坦局勢的演變如何，似乎還得看倫敦談判的結果。倫敦「每日郵報」說：「貝文和杜魯門兩人，幾乎像兩個孩子在軍火工廠中玩弄火柴。」可憐的阿拉伯人和猶太人啊，你們究竟是「為誰辛苦為誰忙」呢？

李承晚和阮文春

這一周中，遠東演出了雙簧好戲：一個北，一個南；一個導演是美國的霍奇，一個導演是法國的鮑拉爾；一個是南朝鮮，一個是越南；一個叫做李承晚，一個叫做阮文春。

話說阮文春就任「越南中央臨時政府」總理兼國防部長後，最近又飛港向保大提出新閣的名單，一面又佈置保大與法國駐越專員鮑拉爾的會晤，談判如成功，二人即飛歐簽字，然後擺駕、回國登位。五月二十七日越盟電台廣播，指阮文春為「殘殺越南人的法國殖民的工具。」

同月三十一日南韓的李承晚當選為南韓首屆「國民議會」的議長，這一國民議會，是違反南北韓政黨的平壤決議，在美國控制之下選出的。李承晚興高采烈地宣佈「朝鮮共和國重生了。」霍奇將軍譽為「朝鮮歷史上偉大的日子。」李承晚所發表的施政談話中最重要的一句是：「美國軍隊應留駐朝鮮。」

六月二日



「自由」貿易！　（蘇聯「新時代」周刊）

軍國日本的復活

——從陸海到天空

鄭森禹



美國扶植日本的新階段

美國扶植日本，已經從政治、經濟到軍事，從陸上到海空，從天皇到浪人，從生產到貿易，從人力到財力，從半公開到公開，從局部的援助，到全面的扶植了！

日本現任首相蘆田均很高興，他說：「關於美國對日態度，近來在管制方面，有在實質上積極援助日本的傾向，故日本之復興，必能意外迅速。」（四月六日蘆田在全國知事會議席上的話——新亞社）

前一時期，美國對日本反動勢力的扶助，表面上還比較有些顧忌，現在則索性拉下了面孔，不顧一切的蠻幹了。

對日有關的其他國家的意見，及日本人民的真正願望，美國現已不再顧及。對日和約，因美國理想中的——壓倒或撇開蘇聯、麻木中國、利誘英澳的片面和會，倘難開成，所以美國也不再重視這一「法律程序」，而致力於造就既成事實，即麥克阿瑟於今年新歲獻詞中所稱將予完成的「改造日本的藍本」。波茨坦宣言則早被撕得粉碎了。漫畫上戴着黑邊眼鏡，露出兩排牙齒，殺氣騰騰的典型的軍國日本的嘴臉，又在我們的面前幌動。

陸軍化的武裝警察

「遠東防共堡壘」的大旗，已在日本重新豎起，當特萊柏調查團在日本的時候，據說蘆田曾經進一步向特萊柏担保：「日本將與美國合作，以推進美方要把日本變成一座反共堡壘的計劃。」就在這起屍還魂的「防共」旗子之下，日本的陸海空，又大踏步武裝起來。

戰前日本陸軍的常備軍約二十三萬名（日本陸軍省「帝國及列國陸軍」，一九三四年版），警察約六萬一千餘名（一九三二年數，根據日本第九次警察統計報告），常備軍警合計，約近三十萬人。戰後迄最近，官方數字的警力，計正規警察三萬名，自治警察九萬五千名，合爲十二萬五千名，本年五月間約增加八千名，共十三萬三千名。同時藉口「應付暴動」，據說又要計劃增加到三十萬名。麥克阿瑟總部警政組長安頓，認爲現行日本警察每五名佩槍一支，實嫌不够，應每名一支。那末，三十萬名警察便將爲三十萬名武裝者，相當於戰前常備軍警的合計數。據調查，警察成份，一部份是過去老警察，一半以上是復員軍人。又所謂「訓練特別非常部隊」，當屬變相的正規軍訓練無疑。而指揮警察的最高機構，即直轄於首相的所謂「國家保安委員會」，實爲變相的「陸軍省」。各地「警管區」，則爲變相的「軍管區」。本年五月一日成立的警政大學，是變相的士官學校或陸軍大學。可以說，日本陸軍不久就要恢復到戰前的兵額、裝備和組織。

海軍化海上的保安部隊

海軍方面，麥克阿瑟總部於本年初，曾以防止走私活動爲由，把原有日本潛艇、驅逐艦二十八艘，交與日警使用。最近於五月一日，又另行成立一中央海上保安委員會」和「海上保安廳」，這是變相的「海軍省」。而各港口所設立的「地方保安委員會」和「海上保安部」、以至「海上保安分部」，則類似過去的「鎮守府」和「要港部」。海上保安廳的武力，暫定爲海上保安警察八千人，武裝巡視艦三十八艘，以後將再增擴海上警察爲一萬人，艦船一百三十五艘。戰前日本艦船數，據一九三三年日本當局發表的數字，包括潛水艇、航空母艦在內，爲二百另三艘，約七十三萬餘噸。雖經戰時的損毀，現存日本的艦種和噸位，當較遜色，在美式化的協助之下，一百三十五艘的新計劃，着實非常可觀。蘇聯消息報曾經指出美國太平洋艦隊司令藍讓賽，於本年三月十二日在珍珠港表示：「日本在佐世保、吳港與橫須賀的海軍基地，再加上沖繩島關島的基地，合在一起，可以形成美國强大的前進基地網。」美國對於擴建日本海軍，顯然極感興趣。

又日本現另有掃雷艇一百艘，從事於掃除在大戰期間敷設於日本內海的

六千八百十六枚水雷。據海上保安廳長大久保武雄稱，該項水雷刻已掃除三千一百三十二枚，尚未掃除的三千餘枚中，有一千五百枚爲磁性水雷，按目前速度，需再二十年，方能將之肅清云云，意思似說，如要早日肅清全部水雷，必須加强掃雷工具。這也是企圖擴張海上軍力的一種口實。

空軍基地的增擴

空軍也不能忽視。本年初，日本當局曾表示欲取得若干小型空軍，以輔助警力及海防隊。麥克阿瑟總部後來怎樣答覆，未見發表。事實上日本空軍根基，迄今仍健全存在。也像各個海口軍港不但完好無恙，並日益美式化一樣，各處飛機場也是風光依舊。地上地下的安置飛機和防空設備，都一概存留。而且還有美式的浩大新飛機在增闢。甚至過去屬於神風隊的飛行員，據說也有不少已秘密遣送到美國，受新式空軍技術訓練。這些人在「神風精神」之外，又加上新穎技術，一旦再有機會作惡，其殘酷程度，是可想而知的。

美國在日本增闢所謂戰略的飛機場，是非常秘密。本州北部青森地區，最近美國會化了一千三百萬美元的巨欵，動員數千日本男女，進行築造一個「强大空軍基地」，據說迄至本年四月，已完工百分之六十，本年年底可以全部落成。該飛機場有鋼骨水泥跑道長達八千五百公尺，機場總長度則爲九千五百公尺，足以容納現今正在美國製造以至尚在計劃中的最大最速飛機的活動。這一件事情，美日當局本來是極守秘密的，後來因爲規模實在太大，衆目昭彰，就給洩露出來。所以，當紐約報紙列載這個當時未被證實的消息時，美國當局也祇好加以承認了。由此推想其他，別的未經透露的工程，一定尚有不少。

軍火埋藏各處

還有軍火。現在陸上警察每人都佩槍枝，海上艦船也有武裝配備，日本警察當局還在要求給與機槍和裝甲車，以完成正式軍隊化，其志顯不在小。

同時，藏匿金銀財物文件軍火，是投降後的日本所周到設計的工作。二年餘以來，在山洞、在地下、在廟宇、及在其他較冷僻的地位，藏匿着的物資文件軍火，陸續被發現的，已屆指難數，尤以軍器彈藥爲多。本年四月間，英國佔領軍就在松江市的某神社地下，又發見埋藏着的一批軍火，計槍六百枝，槍彈六千發，重機關槍二十一挺，軍刀十七把，刺刀三百二十四把，高射機關槍四座，高射砲十一門。埋藏着的軍火，隨時可用，將爲日本再武裝的重要來源之一。

潛在的軍事力量

以上還僅是當前日本陸海空有形的軍力。此外尚須注意各種無形的軍事力量，即潛在的人力和物力。

人力方面，可以包括未被處分而依然到處活動的大小戰犯，未被肅清，甚至還在發榮滋長的軍事性地下組織。以戰犯爲例，名震一時的法西斯少壯軍人領袖陸軍大將眞崎甚三郎，荼毒台灣五年的前台灣總督海軍大將小林躋造，飛機大王中島知久平等，都已「無罪」開释，曾任侵華陸軍總司令的西尾造壽，也有開释的消息。而前侵華陸軍總司令岡村寧次，前侵華海軍總司令長谷川清，則始終逍遙法外。其他獲释及迄未拘捕的大小戰犯，舉不勝舉。

至一般所謂復員軍人，有的在當警察，有的收容在完全軍事編制的「開拓團」中，有的則在組織着什麼「皇民會」、「皇制奉護同盟」、「青年黨」、「同志會」等等法西斯團體，準備持槍再起。這些人祇要隨時給他們完整的武裝配備，立刻就可再試身手。

又最近麥克阿瑟總部對政治與教育方面人士整肅的寬鬆，禍根也必然不小。就整肅軍國主義教育者而說，自一九四六年五月至一九四七年年底的一年半多的期間，審查人數總計六十六萬餘名，被認爲應行整肅者，祇有五千六百人，還不到一成。未被整肅的一羣，據說其中有二千餘名，根本即係正式軍人之從事軍事教育工作者，能不使人寒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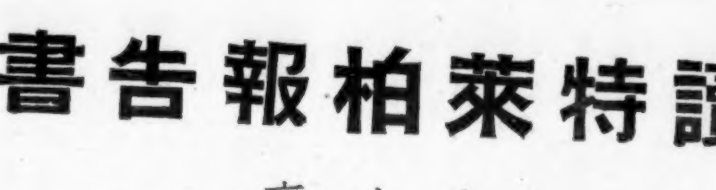
物力方面，被保留着的軍事工廠設備，生產計劃很高的大部份重工業，及隨時可以改造爲軍用的商用港埠和商船隊，爲其中心。甚至對外貿易中用以換取軍需原料的物資，也應列入間接的潛在軍事性物力。從鮑萊、斯揣克、凱南、以至德萊柏，美國對日經濟扶助，一再放寬，生產水準一再提高，賠償數額一再減低，絕大部份的軍事工廠的設備，已決定不再拆遷。而配合美國投資、貸欵協助的所謂五年生產計劃，軍事氣息的濃厚，更是觸目驚心。所謂「遠東的兵工廠」，實乃殺人凶器的製造廠！

一意孤行

波茨坦宣言明白規定必須解除日本一切有形或無形的侵略武裝。本年三月遠東委員會的決議，又重申解散日本軍事組織，禁止各項軍事性用品的製造，禁止一切軍事活動，可是美國始終視若無睹。

其實，遠在一九四六年十一月發表、一九四七年五月施行的，號稱「民主」的新憲法，就有了重整武裝的伏筆。憲法第九條：「日本國民誠實希望以正義與秩序爲基調之國際和平，所謂國權發動之戰爭與武力之威脅及行使，永久予以放棄，不作解決國際紛爭之手段。爲達到上項目的計，不保持陸海空軍及其他戰力，不承認國家之交戰權」。據說「爲達到上項目的計」一句，是起草後臨時再加進去的。當時國際人士，曾經指出這後來插入的一句，用意非常深長。即是，「爲達到上項目的計」，可「不保持陸海空軍及其他戰力」；但類似近來爲增强陸海警力所藉口的「防止暴動」、「防止走私」等等，似當另有解释了。

美國扶植日本，業已不顧一切進展到全面武裝日本。「防共」這陳舊的口號，今天又被侵略者當做時髦。過去日本所謂防共的砲火，究竟打在誰頭上，我們當不會忘記。爲了中華民族生存，我們必須堅決反對美國扶植日本！



讀特萊柏報告書

婁立齋



美國扶助日本復興的政策，愈來愈積極了。

日本投降以後，她對日政策的演變，大體上可以分做三個階段：在第一個階段中，她對日本的眞正意圖雖比較隱晦，但麥克阿瑟執行管制也極盡了「寬大」「仁慈」的能事，違背波茨坦宣言，替日本保留了相當龐大的工業基礎，足以發展對外貿易的輪船噸位；還嫌不够，又於去年八月開放了日本私人的對外貿易。這種種工作的推動，都是在偷偷摸摸的方式中進行的。第二個階段，她的政策的中心，在趕緊召開對日和會，簽訂一個對她絕對有利的和約。遠東委員會的十一個國家中，受她支持的有九個，她的目的本來不難達到，但華爾街的獨佔資本家還是等待得不耐煩，便進入了第三個階段，索性撕開了一切假面具，要在她的佔領之下，推翻所有波茨坦會議和遠東委員會的一切決議，依照她自己的計劃，來推進日本的經濟復興，以配合她的「國策」。

第三個階段是從麥克格魯公司的董事長史特萊克（一譯斯揣克）領導的美國一部份大企業向海外投資活動的聯合機構「海外諸詢委員會」接受陸軍部委託，赴日本調查日本工業的潛力開始的，到凱南調查團赴日調查時更爲露骨。本年二月二十六日，美國務院宣佈派遣政策設計委員會主席凱南赴日調查日本情勢時，合衆社自華盛頓方面傳出消息稱：馬歇爾對於復興日本的政策業已決定。因爲中國在亞洲反共的鬥爭中間，永遠不能處於決定的地位，所以決定改變對日政策，以積極的步驟扶助日本。過了二十天，陸軍部部長羅雅爾突然宣佈，美政府與工業界已聯合組織一個日本訪問團，由陸軍部副部長特萊柏率領，於三月十六日飛往日本，和麥克阿瑟總部商討扶植日本復興經濟的問題。

這一個訪問團除特萊柏外，包括八個團員：即現任美國援外總署署長霍夫曼、紐約紡織業經紀人休曷、紐約全國對外貿易委員會主席勞里、紡織專家現任麥克阿瑟總部紡織顧問的威廉、前化學銀行總董強斯頓、陸軍副部長特別助理員華格、陸軍副部長主要助理員杜伯與民政部設計員乞斯爾丁。特萊柏在歐洲德國美軍佔領區担任美國軍政府經濟組主任的時候，曾靠了國防部長福萊斯特的支持，破壞了羅斯福時代主張解散德國一切大托辣斯、取消德國所有的軍火工業的所謂「摩根韜計劃」，而放鬆對德國的經濟管制，使德國的軍火工業和其他重工業起死回生。對於日本，他是堅決反對解散日本財閥的中堅之一。他和國防部長福萊斯特有很深的淵源。福萊斯特曾任狄隆•里特公司的總裁，而他曾當過福萊斯特助手。狄隆是華爾街的巨頭之一，和戰前德國的最大戰爭企業法本化學公司有很深切的關係。從這些人事關係上觀察，我們已不難看出這個訪問團的「廬山面目」。

四月二日，該調查團從東京回到華盛頓後，即公開宣佈：「美國已經確定放棄遠東委員會第二三〇號文件（按該文件訂有分散日本工業和肅清日本財閥的計劃）所訂計劃的大部份」。同時並稱「復興日本的計劃可能繼續四年，其第一年需用的一億五千萬美元，是用以恢復日本戰前貿易水準的開始。」距這個表示還不到三個星期，美國參院竟未經辯論，很爽快地通過了對日貸欵的法案，由財部撥欵一億五千萬美元，貸予日本，充作貿易週轉金，請日本在美購買棉花羊毛，復興紡織工業。這個法案已送衆院，待完成立法程序以後，當即交陸軍部長執行。這一個插曲正顯示出當今的美國已踏上了戰前日本的覆轍，不論政治、經濟、外交等各種國家大事，都是戰略在指導政略，戰爭販子要欺騙國民替獨佔資本爭霸世界當砲灰、當槍靶。

五月十九日，該團向陸軍部提出正式的報告書。這個報告書由特萊柏與霍夫曼設計，強斯頓執筆。這是一個十足扶植日本帝國主義再起的計劃。是一個奴役遠東各族人民的計劃。這個計劃的具體內容在取消賠償、提高日本工業水準、擴張日本軍用工業，並以美元爲後盾，重整日本軍備，征服亞洲市場，使日本帝國主義自成爲一個獨立的作戰體系。

關於賠償問題，具體提出在「戰備工廠賠償名單中，應剔除硝酸、人造橡膠、造船、製鋁與製鎂各廠」。全部賠償價值僅爲一九三九年時代的六億六千二百二十四萬七千日元，按當時匯率四日元合美金一元折算，約值一億六千五百萬美元。不僅如此，她在中國東北、台灣及其他各地區的「資產」，已落入蘇聯及中國手中的，都要認作賠償物資，在應得賠償額中扣抵。列在賠償名單中的戰備工廠，無疑的都是軍用工業，是戰爭的潛力，特萊柏要把這許多工廠在賠償名單中剔出，當然不是爲維持日本人民的生活，而是在加速完成戰爭準備。退一步論，我國八年抗戰，死傷軍民一千五百萬名，財產損失達五百億美元，而我國當局曾很客氣地表示過希望日本賠償十億到十五億美元。現在特萊柏把日本賠償總值削減到一億六千五百萬美元，即使以百分之五十給予我國，也不過八千二百五十萬美元，還不到我國當今對外貿易四個月的入超數目。不僅如此，五十年來日本以掠奪我人力物力在我領土上建築起來的所謂「日本的資產」也要當做賠償。如果眞要這樣做，那麼就我國業已接收的敵產計算已應找還日本，遑論賠償！這眞是荒天下之大唐．

在史特萊克於二月下旬向美國陸軍部提出了長達一百七十五頁的反賠償報告書後，麥克阿瑟就擬訂一個援日六年計劃，目的在重建日本的生活水準，使她在一九五四年時，一般人民的生活，不但能恢復一九三〇——三四年的水準，而且還要比那時的水準超過百分之二五，那就是說，超過當年足以侵略中國的力量。生產力要比目前增加三倍，進口增加五倍，出口增加十二倍。爲了支持這個計劃的實現，美國準備貸日資金十五億美元。日本的經濟安定本部會以這個計劃爲基礎，製定了一個所謂「經濟復興五年計劃」，目標大體上和麥克阿瑟的計劃不相上下，不過把完成的時期，從六年縮減到五年。現在日本却在以遠東的「反共堡壘」自許的前提下，又根據特萊柏的意見，把原來擬定的「五年計劃」加以修正，將生活水準恢復到一九三四年，工業則「恢復到戰前的水準」，而不再是一九三〇——三四年的水準了。不但在工業總的水準上，移動年限，大事擴張，而且在各工業部門的比重上，更扮演着偷天換日的手法，把和平工業改爲軍用工業。計劃中所列和軍事有關的基本工礦業如煤、鋼鐵、電力甚至人口的增殖率都超過了一九三四年的水準。煤增加一千一百萬噸，鋼鐵增加五十二萬二千八百噸，電力增加百分之二五，人口的生殖率從千分之一七增加到千分之五〇。這樣的計劃，包涵着濃烈的火藥氣味。

特萊柏的報告特別强調日本經濟復興的最大阻力是糧食和原料的缺乏，因此要儘量幫助日本擴充出口貿易，使日本的出口總值增加到目前的八倍到九倍，以償付她原料和糧食的進口值，後者的對手，主要要建立在英鎊區域和東亞各國，而中日間要迅即恢復積極的貿易，前者將以多種原料供給後者，後者供給前者各種工業用品。技術方面，要加速紡織品的生產，鼓勵日本增加商船噸位，在今後五年內的目標，要從百萬噸增加到四百萬噸。根據這部份計劃，我們可以隱隱地望見美國的金元將滾滾流往日本。這巨量的資金有一部份是會變成軍事器材、工業原料；另一部份將用於恢復日本亞洲市場，重建經濟侵略的序幕。這部份計劃的特點，就是把中日，不，甚至把遠東各地的資源，都組織在美國復興日本經濟計劃之內，讓日本就近購買原料、就近推銷商品。因爲在遠東作戰，美國供給日本物資，遠涉重洋，究竟不甚方便，不如讓日本征服亞洲市場，從而掠奪其原料，以加速完成備戰計劃。

整個的計劃，在扶植日本帝國主義的再起，在奴役中國人民、奴役個整遠東各族人民。日本呢？在這戰爭販子備戰的過程中，又將行使一石兩鳥的老方法，以便宜的日本貨，向遠東市場傾銷，掃蕩遠東各地幼弱的民族工業，獨佔亞洲市場，和美國合作，再度建立「大東亞共榮圈」。

不甘被奴役的人們已在狂吼，號召被奴役的人們團結起來，反對美國扶植日本帝國主義的再起。雖然少數惟利是圖的商人還在和日本若干商號簽訂商業契約，替日貨傾銷做開路先鋒；若干「名流學者」看見了碧綠的美鈔還在替美國辯護，否認美國扶植日本、說日本經濟的復興，對我國並無威脅，對反對美國扶植日本的運動橫加侮蔑。但不願被奴役的人們，絕對不願再看見日本帝國主義重新踏上亞洲大陸，他們將團結更廣大的力量，堅決反對美國扶助日本帝國主義的再起，維護自己幼弱的工業、維護自己民族的獨立安全！



特萊伯像

日本共產黨現勢

李純青

革命

日本共產黨被撲滅了又再建，再建又被撲滅，如是反復，堅苦絕倫。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比得上日本警察的利害。偵探眼眞是水銀落地無孔不入。加上海島的地理條件，隱藏亡命有如登天之難。但是日本共產黨的鬥爭百折不撓，前仆後繼。所謂「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現在日本共產黨已發展到擁有十餘萬黨員，儼然是個大政黨了。雖在麥帥鎮壓摧殘之下，活動有種種困難；但其勢力與影響日益擴大，無疑早已成了領導日本革命的核心。滔滔日本，只有共產黨是眞革命，眞反對帝國主義，眞是被侵略國的友軍。他們斗膽侵犯了天皇神聖，徹底的反封建和反法西斯。甘冒「國賊」的惡名，鄙夷了俗流的愛國主義。

抗戰期間，我們多麼需要並渴望日本能有一個大革命的爆發。在理智上，希望是寄託在日共身上的。雖然日共沒有達成其任務，迴聲永遠是那樣微弱，我們聽不見也看不見，但日共及其周圍的同情者，却始終和中國人民共命運，受壓迫，被屠殺。在日本國中，在大和民族裏面，只有日共及其同情者這種人與中國站在一條戰線。眞是寶貴的偉大的同情。展望未來中日關係，是客觀的也是宿命的，日本人對我們的眞實友誼，也只能向日共取得。今天我們反對麥帥管理日本的姑息政策，是反對其保護法西斯殘餘，培養保守勢力與軍國主義。日共，也只有日共，態度跟我們一致。若將來再有戰爭，就是說，日本帝國主義再起侵略，或跟隨美國作戰，出來「復仇」，爲禍中國；日共，也只有日共，會堅決起來反對，做中國人民最可靠的朋友。經驗告訴我們，現在那些掛號了的什麼「自由」「民主」人士及政黨，這一夥都是強盜的化身或應聲蟲。就是麥帥欽讚爲行中道的社會黨，其本質及各個人的歷史，過去協助侵略十居八九，事證斑斑可考，我們對他們當然不能奢望。所以，日共的發展與成功，是遠東和平的基礎之一，了無疑義。改造日本民族的偉大責任，實際也就落在日共肩上了。

我所得到日共的資料很少，下面僅是粗枝大葉的介紹。

行動綱領二十五條

（1）打倒天皇制，樹立人民共和政府。（2）嚴正實行波茨坦宣言。支持民主主義諸國的和平政策。（3）解散一切反民主的團體。嚴厲處罰所有戰爭罪犯和蹂躪人權的罪人。（4）廢止欽定憲法，制定根據民意的民主憲法。（按日本國新憲法日共是不滿意與反對的）廢除樞密院、貴族院、衆議院，設立民主的一院制。（5）釋放一切政治犯，救援在警察手下的犧牲者。被官憲損害者，要求賠償。（6）取消一切壓抑人民的法令。及刑法中對皇室的規定。反對取締大衆運動。反對人種、民族及國籍的差別待遇。廢止一切身分的差別。（7）言論、集會、出版、信仰、結社、及遊行示威完全自由。（8）不拘財產與有無固定住所，滿十八歲以上的男女皆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反對官僚對選舉的干涉。（9）反對軍國主義與帝國主義的法制、文化、及教育制度。創造爲人民解放的進步文化，並支持強化普及。（10）集合一切民主主義的勢力，結成人民戰線。（11）徹底縮短勞動時間。（七小時，最多八小時，每週限制在四十四小時以下。）根本改善勞動者生活。救濟失業。工會的組織與活動自由。有團體交涉權。（12）反對半封建的僱傭制度，半奴隸的勞動條件。禁止婦女與兒童從事於有害及危險的勞動。同一勞動同一工資。反對資本主義合理化。（13）全部提高工資。限定義務的最低工資。禁止十四歲以下的童工。一週休息一日，一年休息兩週，照付全部工資（14）女工生產時給與充分假期，工資照付。設備免費的產科醫院及託兒所。廢止婦女人身買賣的勞動契約。（15）實施國營失業保險，費用由資本家負擔。勞動者及失業者管理一切社會基金。（16）一切寄生的土地所有、山林曠野、及其他一切荒地，全部無代價的沒收，無代價的分配給農民。勾消高利貸及銀行對農民的債務。（17）減少或拒納地租。反對地主收回土地。（18）反對官僚政府強迫徵實徵購。由農民委員會民主的提供食糧與農村必需品的配給相結合。反對地主官僚的農民機構、農會等，確立自主的農民組織。（19）所有銀行皆與唯一的國立銀行合併，由人民管理。（20）勞動人管理重要企業，由人民共和政府施行統制。消滅軍閥、官僚及獨佔資本的企業統制。中小工業自由。反對國家對軍需企業家的補償。（按因軍需工業被拆作賠償之用，現政府擬補償之。）（21）反對犧牲勞苦大衆的通貨膨脹。預算赤字歸天皇、資本家及地主負擔。停止國家對資本家地主的補助。節約國庫負擔的皇室經費。財閥富翁課以高率重稅。全部沒收戰時利得，使用於救濟失業與貧困。勞動者、中小農、及都市貧民，豁免稅賦。廢除消費稅及其他大衆稅。房租及電費，勞動者減收，失業者全免。設立並擴大失業委員會及客房同盟。（22）救濟戰災者，復員士兵、復員徵用人員、及陣亡遺族。（23）打破交通通信機構的官僚主義，由勞動者管理，予以根本改革。（24）由人民管理食糧及其他日用必需物資。土地問題民主解決。在人民共和政府之下，通商貿易以增加供給食糧及其他必需品。（25）無住宅的勞動者，社會給與住宅保障。開放天皇、大臣、資本家、地主的高樓廣廈及別墅等建築物。

看這二十五條行動綱領，日共對日本的政治主張、革命性質與內容，現階段政策等已躍然紙上，用不着再加說明了，這綱領自然不是最高的，但與過去及現在在朝執政的政黨設施，距離很遠，徹底得多，卽更接近我們所抱改造日本的意見。有若干重要問題，特別是外交政策，綱領裏面是迴避了的。以日共在目前的處境，當然不能過於苛求。要作更進一步的瞭解，我們可以讀它的革命理論。理論是行動的指導，更根本更深入也更能扼要的解釋問題。

理　論

一九三二年五月第三國際發表的日本問題提綱，是指導日本革命理論的權威，這是經過日共領袖與共產國際討論的結果的。提領大意如下：

「日本是特殊的帝國主義國家。

「日本的權力體制由三個要素構成：（一）天皇制。（二）地主的土地所有。（三）獨佔資本主義。

「天皇制是一個軍事的警察的官僚機構，因爲明治維新不是資產階級的革命，而是一個變革，才產生了這麼一個東西。它一面依靠着地主階級，另一面又依靠着資產階級，代表這兩個榨取階級的利益，實行他們的政策，同時又保持着天皇制本身獨自的作用，保持着絕對主義的性質。日本議會的存在，絲毫沒有改變天皇制這種本質，反倒成了掩蓋它絕對制的煙幕。所以天皇制（其中最強力的要素就是軍部）是日本帝國主義對外侵略的發動者，又是國內政治的反動和一切封建殘餘的主要支柱。粉碎天皇制是日本革命的第一個主要任務。

「其次，日本農村還受着封建的土地所有和榨取關係的支配。……農業革命，不能不是日本革命的基本任務之二。

「第三，日本資產階級，以幾次的侵略戰爭和對殖民地及國內勞苦大衆無恥的榨取而獲得巨富。……因此，反對工人階級低下的生活水準和政治上無權利的鬥爭，是日本革命基本任務之三。

「現階段日本革命的主要任務，可歸納爲三點：（一）打倒天皇制。（二）掃除寄生的土地所有。（三）實現七小時工作制。

「這些任務，和別的國家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內容是一樣的。然而，像日本那樣獨佔資本和封建殘餘不可分地緊密結合在一起的國家，……還有兩個可能：（一）在革命情勢一定條件之下，從革命開始卽可提出合併銀行，將銀行、大康采恩、大托拉斯的生產收歸工農蘇維埃管理等，走向社會主義革命的過渡要求……（二）日本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和無產階級革命之間，不會有很長的期間，可能由第一革命迅速發展爲第二革命，並且必需如此而鬥爭。

「日本當面的革命性質，是具有強力轉變爲社會主義革命傾向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

拿這提綱和上面二十五條行動綱領比較，便可一目了然，現在日共對日本革命本質的認識，基本態度，還是不變的。行動綱領只加了些戰後的臨時對策，基本路線，卽革命性質，還是「具有強烈轉變爲社會主義革命傾向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社會主義傾向的色彩，也許是比以前濃厚的。

策　略

我們可以提幾個重要問題來談。

（一）關於天皇制——這是日共總書記德田球一的話：「若不推翻天皇制，建設民主和平的國家是不可能的。」他以爲天皇制是法西斯主義的巢穴，將復興軍國主義與警察政治。「天皇制是日本資本主義的中核體，司令官、獨佔資本的武器。」雖然日共沒有直接提出打倒天皇的口號，把天皇與天皇制分開，但德田在批評新憲法時說：「卽使天皇不統治日本，只存在一種儀式，天皇的存續就是天皇制殘餘明顯的存續。」推翻天皇制排在日共行動綱領的頭一條，接下去就是「建立人民共和政府」，共和政府當然沒有天皇，因爲共和與帝制是對立的。這樣，事實也就等於打倒天皇了。中野重治並且更進一步指出天皇應負戰爭罪犯的責任。「天皇的重臣、天皇政府的大臣，天皇軍隊的將軍，以及天皇議會的議員，都列爲戰犯，天皇不是戰爭罪犯的主犯嗎？」日共，只有日共領導的革命，與我們主張廢除天皇並懲治其戰罪雷同。他們對這點是絕對不妥協的。

（二）民主戰線——上面說過，日本革命還是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因此必須組織一個廣大的民主陣線。可以野坂參三（岡野進）的意見爲代表，野坂說：「軍國主義的勢力，現尙得到旣成反動勢力的支持，在國家機構裏面潛伏着，伺機再起。……所有各種各類的民主分子，應步調一致，集中分散的力量，靡有孑遺，團結起來，組成民主戰線。」「這個統一戰線，必須使工人、農民、及智識階級，中小商工業者等積極參加。不論共產黨，社會黨，或其他各黨派，只要眞正爲民主革命努力，希望建設自由新日本，都應包括在內。」野坂還特別辯解一點，共產黨人過去被誣蔑爲「非國民」，「賣國賊」。其實，只有共產主義者眞愛其民族，眞正愛國。他說：「日本共產黨立在民主戰線的前頭，將爲日本民衆可親可愛的政黨。」民主統一戰線，是現階段日共組織的形式，正是今天改造日本客觀的要求。

（三）對社會黨的態度——社會黨現已執政，本應包括入民主戰線。這是世界性的問題，各國社會黨的墮落與欺騙如出一轍。「日本社會黨」，德田批評說：「以在天皇制底下建設社會主義爲目標。這是可能的嗎？他們根本不知社會主義爲何物。他們的行動綱領，顯然是社會政策，而不是社會主義，卽在天皇制底下的社會法西斯」。社會黨幹部和獨佔資本家擁抱在一起。拿資本家的錢，出賣勞動者的利益。社會黨這傢伙眞狡猾。說要組織民主戰線，共產黨對它一再讓步，那裏知道你愈讓步他就愈反動。不把它的眞面目暴露出來，民主戰線是不能展開的。我們的民主戰線，決定要壓抑右翼，依據人民大衆的意志。」片山內閣成立以後，更證明了德田的見解正確。我們對日本社會黨的看法，和日共的看法差不多。幣原、吉田和片山，百步五十步，原是一丘之貉。

領導人物

現在日共指導階層的陣容如下：

總書記德田球一

中央委員：德田球一、野坂參三、志賀義雄、袴田里見、宮本顯治、神山茂夫、金天海、伊藤津、伊藤憲一、長谷川浩、春日正一、春日莊次郎、紺野與次郎、西澤隆二、松崎久馬次、內野竹千代、藏原惟人、岡田文吉等十八人。

組織部長德田球一　宣傳部長野坂參三

出版部長神山茂夫　調査部長野坂參三

事務部長竹中恆二郎　文化部長宮本顯治

黨報部長志賀義雄　前衞部長宮本顯治

日本共產黨成立於一九二二年七月，當事參加人物有佐野學、山川均、堺利彥、荒畑寒村、近藤榮藏、高津正道等，人才濟濟，且與在蘇聯的「日本革命之父」片山潛有着聯絡。同年十一月獲得共產國際第四次大會的批准，承認其爲一支部。復經統治階級破壞，山川均等動搖脫離關係。一九二五年十二月黨第二次再建，參加人物是福本和夫、佐野學、渡邊政之輔、市川正一、鍋山貞親、三田村四郎、德田球一、志賀義雄等。自從一九二三年三月，野坂參三、佐野文夫、市川正一、德田球一、渡邊政之輔等在森綺決定解散共產黨以來，黨瓦解了一年半，（工作沒有停頓），至是始恢復組織，但黨內以右傾的福本主義爲主，還有山川主義的殘留勢力，一九二七年福本、德田、渡邊等相繼潛往蘇聯，舉行了一次會議，福本主義與山川主義被淸算了。同年三月十五日，四月十六日，日本警察大檢舉，日共重要人

（下接第14面）

從「冷戰」看美國外交

梁純夫

一 有沒有一個「外交政策」？

最近一連串的國際事件，顯出了美國外交的手忙脚亂，三心兩意。它最初贊成巴力斯坦的阿猶分治，後來又想公然推翻聯合國的這一決議案。等到猶太人的以色列國宣佈成立時，它又搶着承認了這個國家，那時候美國的駐聯合國首席代表奥斯丁還在堅持修改「聯大」的決議案呢。五月四日美駐蘇大使史密斯奉杜魯門和馬歇爾之命，向蘇外長莫洛托夫遞了一個照會，說明「就美國言之，充分討論幷解決異見的門戶，始終洞開」，幷「懇切希望蘇聯政府人員……不致淡然視之」。可是當莫洛托夫的覆文（五月九日）表示「蘇聯政府對於美國政府改善兩國關係的志願，採取積極的態度，而對於開始討論解決兩國現存歧見的建議，表示同意」，同時世界輿論和美國輿論都熱烈督促這種和平合作的重新開始時，杜魯門和馬歇爾却連忙否認美國有意跟蘇聯重開「和談」，幷且聲明「門戶將繼續關閉」！

假如說這是故弄外交手腕，這種「手腕」實在太拙劣了。它除了在世界人民面前暴露着美國貪婪而又矛盾的野心外，還能收到什麼更良好的效果呢？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臨近結束的階段，美國一個著名的政論家李普曼（Walter Lippmann）曾接連出版了兩本書，叫做「美國外交政策」和「美國作戰目的」，埋怨美國一直「沒有一個外交政策」，因此他以「國手」的姿態，主張美國應及早認清局勢，放棄孤立的傳統，與英、法、荷、比等西歐國家結盟，包括這些國家的所有殖民地以及全體美洲國家在內，形成一個强大的「大西洋集團」，而與蘇聯所領導的「集團」對抗，劃定勢力範圍，以維持戰後「均勢」。

李普曼的這個「理想」，現在看來已經由美國逐步實現了。「西歐同盟」已在美國的導演下成立，將來還要包括所有參加「馬歇爾計劃」的其它國家及其殖民地；美洲各國也在「西半球聯防條約」下被結合起來了。在金元和武器的支援中，美國事實上成爲這兩個集團的統一指揮者，也就是所謂「大西洋集團」的領導者。

可是，出乎李普曼的意料之外，美國的外交到今天仍然是那麼手忙脚亂，三心兩意，看來似乎仍然「沒有一個外交政策」，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現在我們可以坦白地告訴李普曼先生：美國是有一個外交政策的。不過主觀上所計劃的外交政策是一回事，客觀形勢容許這政策實現到什麼程度又是一回事。李普曼說美國沒有一個外交政策，是追溯到十九世紀末期，美國在太平洋打敗了西班牙以後。那時候正是美國資本主義羽毛豐滿，企求向西半球以外擴張的開始。當時世界市場已經被老牌帝國主義者們瓜分完竣，只剩下中國這塊肥美的土地尚有迴旋餘地。因此美國在美洲門羅主義之外

美國外交政策



一・國會通過聯合國憲章



二・邱吉爾在富爾敦演說反蘇

三・天保佑，原子彈唯我獨有！



四・租借法案、聯總援華、援歐

，又提出一種所謂「門戶開放」政策。可是在向東方擴張的途中，它又碰到一個新興的日本帝國主義者，并且英日兩國還結成同盟，這使美國的門戶開放政策被打了一個折扣。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美國本來想乘機把這「門戶開放」政策擴展到歐洲去，因此威爾遜總統所提出的和平綱領「十四點」，有一條特別標明「除去各種關於經濟的障礙物，使利益普及於愛護和平及保障和平的各國」；他并且極力主張建立一個「國際聯盟」，堅持把全部「國聯盟約」寫進凡爾賽條約中去。可是這次美國又到得太遲，在美國參戰之前，英、法、日、意等帝國主義者早已立下種種密約，把可能的戰利品瓜分完竣，使美國除了一個空頭的債權人之外，幾乎一無所得。美國因此沒有批准凡爾賽和約，也沒有參加自己所倡導的「國際聯盟」，却唱起「孤立主義」的高調來。這就是李普曼所埋怨的美國數十年來沒有一個外交政策！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後期，羅斯福本來已經把美國導向一個合理而行得通的外交政策，這就是從戰時的三強合作進到戰後的「世界合作」，而不是李普曼所想像的「勢力範圍」和「均勢」政策。一九四五年二月羅斯福從雅爾達三強會議回國後即向美國國會報告說：「雅爾達會議是美國歷史的轉捩點……我不久便可向美國參議院和美國人民提出一次重大決定，足以決定未來幾代以及全世界的命運。這兒并沒有供給我們袖手旁觀的餘地，我們必須負起世界合作的責任，否則便要負起另一次世界大戰的責任。」

兩個月後，羅斯福不幸逝世了。繼承他的人，屈服於華爾街獨佔大資本家的權勢之下，拋棄了「世界合作」的責任，而給美國選擇了「另一次世界大戰的責任」。從此，美國的外交又手忙腳亂，三心兩意起來。就在一九四五年四月至六月的舊金山聯合國會議中，我們便看見美國外交的大翻觔斗，那心慌意亂的程度，正不下於今日：在二月的「泛美會議」中，美國惟恐阿根廷又來破壞聯防計劃，便說阿根廷是一個法西斯國家，不讓它出席會議；可是到四月的舊金山會議時，美國却爲着使美洲集團在聯合國機構中佔有特殊地位，爲着利用聯合國作爲它擴張與獨霸世界的工具，又不顧世界輿論和美國輿論的反對，堅持邀請阿根廷出席會議。託管辦法是美國首先提出的，它因此會和英法等殖民地國家發生衝突；但後來當討論到託管制度的最後目標應使殖民地「獨立」時，美國却又與英法站在一起，反對「獨立」的主張了。它要分享英法等國殖民地的權益，自己也從日本手中弄些新的託管地區，却不能讓任何這種地區得到眞正的獨立。否決權在雅爾達會議中已得到協議，它是聯合國機構的基礎，也就是「世界合作」的基礎，但是在舊金山會議時，美國便藉口維護小國的利益，而主張加以限制或取消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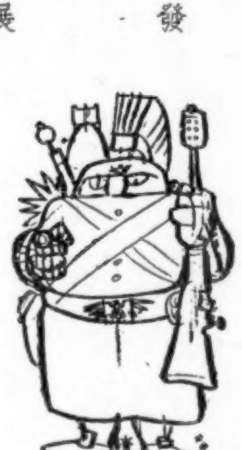
這能夠說美國沒有一個外交政策嗎？它是有一個外交政策的，那就是向外擴張的政策，獨霸世界的政策。可惜的是，客觀的形勢對於美國這個後起之秀的獨佔資本主義者愈來愈不利，而它主觀所懷抱的「外交政策」也就愈來愈慌亂無度了。

二 「冷戰」的第一個回合

「冷戰」（Cold war）這個術語，也是李普曼首先採用的。在去年七月美國出版的「外交季刊」上，美國國務院政策設計處處長凱南（George F. Kennan）曾以X先生的筆名發表了一篇文章叫做「蘇聯行爲的源泉」，主張在蘇聯周圍地帶佈置反共實力，耐心地把它團困十年至十五年，逐漸削弱它的影響，這樣蘇聯的共產黨政權便將由於它的先天不穩定因素而自然瓦解，美國也就可以獨掌世界的霸業了。這其實就是「杜魯門主義」積極援助希臘、土耳其、伊助、南朝鮮、日本，……等的政策的一種說明。李普曼却認爲這種「戰術」不够高明，徒然浪費美國的力量。他於九月間在「紐約先鋒論壇報」發表了一篇文章，後來印成小冊子，題名爲「冷戰」。在這篇文章裏，他仍然搬出他那一套「大西洋集團」或「大西洋社會」的理論，認爲只有趕快把「西歐各國和美洲各國，大西洋和大西洋的手臂地中海，把這些國家在戰略上、經濟上、和文化上統一成一種共同的制度」，在美

政策的發展　原載「新共和」週刊　Robert Osborn作


五・否決權必須取消



六・「冷戰」



七・巴力斯坦之謎

八・納粹戰犯無罪開釋

國的領導下，首先在歐洲形成一種「均勢」，然後可以跟蘇聯爭奪世界的「霸權」。李普曼理論的出發點，是他認爲今天蘇聯不單是一個共產主義的國家（這一方面他認爲不大重要），它更主要的是「一個繼承彼得大帝以來帝俄擴張野心的新帝國主義者」，它擁有曾經戰勝德國和日本的強大紅軍，隨時可以佔領整個歐洲大陸，因此單靠蘇聯周圍那些落後國家的反共力量是不足以阻遏蘇聯「擴張」的。李普曼的這個「戰術」（集中力量組織一個強大的大西洋集團），其實也就是所謂「馬歇爾計劃」的一種說明。

共實，這兩種貌似不同的「戰術」，在美國的外交政策中已經是并行不悖，雙管齊下的了。因此美國今天進行的所謂「冷戰」，不是別的什麼東西，它一面是「杜魯門主義」，另一面是「馬歇爾計劃」，這兩者在今年四月初美國國會通過的「統一援外法案」中已經被統一起來了。

自從去年三月杜魯門主義宣佈，六月間馬歇爾計劃開始形成，到現在算起來，美國進行這種雙管齊下的所謂「冷戰」，已經有一年光景了。五月四日史密斯的照會和九日莫洛托夫的覆文，可以看作是這一場「冷戰」的第一個回合的總結。

關於這一場「冷戰」的「凱南戰術」的一方面，即直接扶助蘇聯周圍落後國家的反共政權，其結果正不出李普曼所預料：「給我們（美國）帶來我們不想要的既成事實和我們并未準備應付的危機……給我們帶來無窮盡的無法解決的困難。不支持他們，他們就必定要失敗；支持他們吧，我們就得付出無法計算的代價和遭到不想要的難題。」這不正是今天希臘等對美國那種糾葛不清的尷尬關係的活寫照嗎？

但是「李普曼戰術」的效果又是怎樣呢？從表面看來，他的「大西洋集團」或「大西洋社會」，在馬歇爾的一連串巧妙導演之下，「美洲聯防」和「西歐同盟」都已相繼建立起來了，「歐洲復興方案」（即馬歇爾計劃）已開始實施，義大利的反動政權已被暫時保留下來；「大西洋和大西洋手臂的地中海」，似乎已經穩握在美國的手裏了。杜魯門和馬歇爾於興奮之下，連忙叫史密斯向蘇聯展示自己的力量和立場。那照會强調指出：「歐洲社會與美國，對於蘇維埃政策的各種象徵已感覺驚慌，因而更密切團結，互相自衞」（這是表明「大西洋集團」已經在美國領導下建立起來了），和「美國政府在國際問題方面的政策，在最近幾月與幾星期中，已明白加以說明，此等政策獲得美國人民中極大多數的支持，并將繼續予以有力與堅決的執行」（這是表明杜魯門主義和馬歇爾計劃的繼續實施）。

在美國的原意，以爲這樣向蘇聯展示了自己的實力和立場之後，便可以不用槍彈而用恐嚇屈服蘇聯，使它不敢再嘗試阻礙美國的擴張和獨霸政策。到這時候，美國自然「門戶始終洞開」，讓蘇聯進來談談，或者讓蘇聯在聯合國中仍然佔得一席位，以便聽候美國的指揮。

可惜的是，蘇聯已經不是一個容易被嚇唬的小孩，它對於團結在自己周圍的世界人民和平民主力量，以及美國所凑合的世界殘餘反動力量之間的對比形勢，比李普曼輩估計得更清楚。五月九日的莫洛托夫覆文，一方面指出目前「國際局勢的緊張狀態」，并非「蘇維埃政策的各種象徵」所造成，而恰恰是美國的掩護擴張的「冷戰」政策所造成，而這政策推行的結果，必將危害世界的民主與和平，而爲蘇聯和世界人民所堅決反對的。在另一方面，這覆文又表示接受美國重開談判之門的建議，重申蘇聯一貫的「和平合作政策」。

這兩個文件五月十日在莫斯科同時公佈，全世界人民，包括西歐人民和大部分美國人民都振奮起來，特別是代表美國和平民主力量的美國第三黨總統候選人華萊士立即發表一封致史太林的公開信，建議在與杜魯門主義和馬歇爾計劃完全相反的新基礎上進行美蘇會談，史大林也於十七日發表談話，贊成「華萊士的計劃，可以做這種（美蘇）協議和發展國際合作的良好而有效的基礎」。但是杜魯門和馬歇爾都慌張起來，一再否認美國有意和蘇聯重開談判，這就完全拆穿了史密斯照會中所謂「美國政府……此等政策獲得美國人民極大多數的支持」的神話了。

英美的論客們把這事件看成是「外交手腕」的問題。但是任何外交政策的成功或失敗，絕不會是被決定於「外交手腕」，而主要是被決定於支持它的實力。蘇聯外交政策的成功，是因爲它符合於世界大多數人民的利益以及和平民主的願望；而美國的「冷戰」戰術，包含杜魯門主義和馬歇爾計劃，一開始便遭受世界大多數人民，包含西歐人民和美國人民的强烈反對。李普曼輩顯然是把他們的「大西洋社會」的性質完全估計錯誤了。美國領導下的一個統一的强固的「大西洋社會」事實上是并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這個地理名稱內一些散亂的自相矛盾的殘餘反動份子的臨時凑合。西歐和美洲的大多數人民，包含美國人民，是精神上和事實上與蘇聯的和平民主政策以及全世界愛好和平民主人民站在一起的。這就是美國外交屢遭慘敗而弄得手忙脚亂的基本原因。

美國這次推翻自己的諾言，「繼續關閉」談判之門，據十六日華盛頓的合衆電說是要「直到歐洲的均勢恢復爲止」。可惜的是，這種帝國主義時代的「均勢」，已經被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迅速壯大起來的世界人民民主力量所衝破，而將永遠一去不可復返了。現在可以看得出來的是，美國當局苦心經營了一年多的「冷戰」，經過這一次美蘇換文的結算，它所能够集結起來的全部力量是如此脆弱，已經在世界人民面前暴露了它的黯淡的前途。從此以後，世界和平民主問題的主動權，便將完全轉移到世界進步人民的手裏了。而這後果將是：（一）蘇聯的和平民主政策將獲得世界人民更廣泛和更有力的支持；（二）華萊士所領導的第三黨將在美國更加壯大和鞏固起來；和（三）美國所領導的「大西洋社會」的內部「團結」將更加成問題了。

美蘇換文後的美國輿論

汪子蹇輯譯

美蘇換文所造成的爭和平的浪潮的洶湧是泛世界的，華盛頓的關門，似乎不能擋住這個巨浪的衝擊。看最近美國的輿論，連若干保守派如李普曼等也都有不滿美國政策的表示。這是值得注意的。一位美國朋友寄了幾篇美國幾種報紙——「紐約先鋒論壇報」、「芝加哥每日新聞」和「紐約工人日報」的社論或專欄文章來，特擇要彙譯如下，以供參攷。——譯者

紐約先鋒論壇報

該報專欄作家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在五月十三日發表一文說：「如其說史密斯大使的口頭聲明，除了重申美國已經一申再申的地位之外就沒有其他什麼的意義，那是不智之甚的。

「因爲除了重申美國的地位之外，史密斯大使還根據了國務院的指示，並總統的同意，告訴莫洛托夫說：『就美國而言，消除我們間歧見的談判之門是始終大開的。』」

當華萊士的建議得到史太林答覆，馬歇爾仍作拒絕談判表示後，李氏又於二十六日在該報發表一文說：「馬歇爾對於莫洛托夫和史太林的聲明表示了冷淡之後，世界各國籠罩了一種難堪的沉默，因爲全世界都等待他說一句話，而他却一句話也不說。目前政策如果再繼續下去，美國一定會失掉了歐洲廣大人民的信仰，他們開始懷疑美國政府是否知道怎樣帶給他們和平。」

芝加哥每日新聞

芝加哥每日新聞是極端保守的與共和黨有關係的一張報紙。該報發行人那特（J. S. Knight）二十六日發表一文稱：「如果我們撇開美蘇關係的嚴重僵局不談，祇是看一下編輯、專欄作家們和評論家們，如何愚拙地在爲國務院的語無倫次而辯護，這實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自然，例外也不是絕對沒有，但是華盛頓方面的評論，大半總像是政府宣傳工廠裏大量製造出來的貨品似的。……我十分瞭解採取強硬政策的必要，但強硬並非就是向蘇聯關門的意思。這是軟弱，却不是強力的證明。

「我們政府對蘇聯所採取的過份惡狠狠的態度，是不必要的，這反而暴露了我們軍事的企圖。……如果我們企求和平的願望是真誠的、誠懇的，那麼我們通過外交使節的關係而經常地和蘇聯進行談判是決不會有任何阻礙的。」

紐約工人日報

美國「工人日報」，發表了一篇題作「但人民說『是』」（But The People Say 'Yes'）的社論，說：

「華盛頓對和平說了『不』！

「國務院和白宮的這個和那個官員，用了強辯、駁斥和不顧前後矛盾的說明的層出不窮的方式，要想把那席捲國內和全世界的和平談判的希望，在短短一小時內[illegible]了。

「『門總是開着的』，史密斯這樣嚷過之後不久，對蘇談判之門立刻就關上了。

「問題非常之清楚——蘇聯願意談判解決的途徑，杜魯門—馬歇爾的策劃者却根本反對任何這樣的談判。

「馬歇爾對於蘇聯和平要求的答覆，更明白地表示了他要建立美國的戰爭經濟和發動原子戰爭的決心。

「大家嚷着的『危機』在那裏？

「危機是沒有的。

「但是，福萊斯特的銀行集團在中東有石油的利益；因此而有巴力斯坦的出賣，和美國在這裏的軍事基地的建立。

「狄龍・里特和美孚石油托辣斯重新恢復着和德國卡特爾的連繫；因此就要撕毀波茨坦協定、復興納粹、和分裂德國。

「華萊士對於這種戰爭狂的指斥，正把握了全國的人心！華萊士提出的和平談判的建議也就是全國所要求的。他的每一個建議——裁軍、撤兵、聯合國主持世界的復興以及不干涉別國的內政——正就是蘇聯所一再表示的立場。

「戰爭製造者對世界的熱望潑了冷水。世界看清了他們赤裸裸的面目。華盛頓是無法抑制和平的渴望的。鬥爭將空前的加強。和平運動的鬥爭正不過是開始呢」

冷戰的代價

美・華萊士作　淑之譯

美國對蘇聯和新民主國家進行的冷戰，在美國內部已經遭遇到強烈的反對，華萊士是反對得最強烈的一個。本文原載於四月十二日的「新共和週刊」，說出了美國進行所謂「冷戰」的代價，是矢盡了世界的人心。

四月十三日是羅斯福逝世的三週年，我們正好借這機會，來計算一下美國執行的冷戰政策在目前和最後的代價。

羅斯福和我們戰時的盟邦曾保持最友好的關係。他的政策獲得美國全體人民的支持——一九四四年他三度當選總統，就是一個證明。他故世後，他的政策就被軍部、國務院和繼承他的人們一步步破壞完了。

羅斯福逝世以來，每過一個春天，我們就向着戰爭這個陷阱走近一步。一年前，就在這個時候，杜魯門主義被宣佈了。現在，在他逝世的三週年，美國全國人民，突然面臨着極大的威脅：兩黨的聯合把全國推向極端的軍國主義化，聯合國因爲美國對於巴力斯坦和的里雅斯特所採取的政策而近於毀滅，以及戰爭歇斯底里亞的加緊製造。

＊

民主，這神聖的名字，被虛僞地用來進行冷戰。冷戰已經使美國人民付出幾十億金元的代價。但是這代價一年年以驚人的速度增加着。——我們要用大量的支出來

跟上我們所製造的大量憎恨。這代價不僅是金錢的，要人民納高稅；它也反映於住屋的缺少、物資的貧乏、和人民生活程度的降低。

除了把一百十億元撥作軍用和援歐擴軍外，杜魯門主義所造成的通貨膨脹，又使美國人民在一九四七年增加了一百五十億元的支出。

根據杜魯門在St. Patrick's Day所宣佈的主張，美國明年的軍費，再加上援歐、援華和援土的種種用款將增加到二百億元以上。此外，加上因通貨膨脹而使消費者蒙受的損失，我們會發現，今年這一年中，冷戰的代價，將達到三百五十億元。

減稅使我們的納稅消費者暫時受騙了一會兒。但是，事實已經證明：受軍部定貨影響的一切物品，馬上就要三度漲價，而加價的程度，將遠超過所減的稅率。明年，如果不是增稅，財政赤字就會使通貨膨脹，物價高漲，結果使消費者的支出增加。國會一面減稅，一面加撥數十億元從事備戰，正是公開把美國人民都當作傻瓜。祇要冷戰繼續下去，我們因爲通貨膨脹而必須支付的款項，將會驚人地龐大。冷戰對我們的影響是切身的。我們買東西的時候，每次都會面對着它。

＊

在國外，冷戰損傷了美國的尊嚴。羅斯福被世界各國的人民所愛戴。今天，美國到處被憎恨着、畏懼着。工人們到處都看見我們用武器和金錢來支持那些用暴力鎮壓人民的反動集團。

在國外，死於冷戰中的人民，比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傷亡數還要大。在中國，有一百多萬人民犧牲在這企圖維持獨裁政權的無結果的戰役中。在越南和印尼，成千爲民族獨立而戰鬥的人民，被荷蘭兵和法國駐外軍團用美國租借法案的鎗砲加以屠殺。在希臘，成千的人民在內戰中被殺，成萬的政治犯被放逐到荒島上去，還有一千多人被處決。他們的罪名和喬治・華盛頓的罪名一樣：爲了要推翻帝王的統治。在巴力斯坦，每天都有許多猶太人死於美國出錢和英國供給的武器之下。

在所有這些地方，沒有一地找得到蘇聯軍隊。在希臘的戰鬥中，找不到南斯拉夫人、保加利亞人、阿爾巴尼亞人或是俄國人，可是有誰能說在希臘戰場上的美國軍官，不被打死呢？在美國支持反動份子的任何地方，共產黨當然很活躍。蘇聯可能阻止他們這種活動假定它願意一試的話；但是蘇聯目前有什麼理由應該叫他們停止活動呢

＊

說到底，美國失去世界各國人民的同情，是冷戰中所付出的最大的代價。但是實際上，祇要我們對於這問題是用了服務的精神，而不是用征服的態度，不是爲少數特權者謀利潤，更不是爲了從事戰爭，則美國所能給予全世界人民的，要比蘇聯多得多呢。

在現政府下統治美國的軍人，他們所得到的最後結論，是說，他們必須誇耀武力，才能使他們的計劃實現。徵兵和普遍軍訓的目的，不僅要把美國軍國主義化，準備和蘇聯作戰，而且也爲了要徵募美國的男子，叫他們去和世界許多地方的裝備不全的軍隊和徒手的人民作戰。

到現在爲止，冷戰還沒有把誰征服。它唯一的成就，只是肥了美國獨佔資本的荷包，使美國人民到處受人憎恨。佔全世界人口百分之六的美國人，正面對着在精神上和其餘人類隔絕起來的嚴重危機。在我們遭受希特勒統治一樣的命運之前，我們的人民必須把話說出來，而且現在就叫出來！



克萊將軍和他的隨從——佛朗哥

（蘇聯「文學報」）

本期稿擠，「蘇聯文學三十年」下篇暫停一期，此啓。

（上接第9面）

物先後被捕，死的死，判刑的判刑，損失極大。一九三一年風間丈吉由莫斯科遣返日本，進行黨第三次的再建工作。風間做總書記，組織部長紺野與次郎。一九三二年十月三十日大檢舉，全國被捕二千餘名，日共關係幾乎一網打盡。

正如各國共產黨和各國革命史一樣，日共人事浮沉也大，有悲壯犧牲，有中途變節，有因左傾右傾的錯誤而跌下舞台，惟有鬥志旺盛百折不撓堅守革命崗位的獲得領導地位與成功。像現在日共領袖德田球一，一九二二年被捕，監禁十個月。一九二六年七月又被捕，翌年一月出獄。一九二八年第三次被捕，在獄中熬過了十八年歲月，到日本投降始獲自由。他反對日共解散，與福本主義鬥爭，嚴刑不屈，死不轉變。像野坂參三，也幾度入獄，一九三一年亡命蘇聯，後被選爲第三國際執行委員。中日戰時，野坂化名岡野進在延安領導日本人民反戰工作。在外渡過流亡生活十六年。志賀義雄也是日本投降後才出獄的，與德田同時被捕，同樣不肯「轉向」，同樣關了十八年。他是理論家，在英國留學時參加英國共產黨。他最先喊出推翻天皇制，審判時與法官辯論「祖國」，滔滔不絕。宮本顯治是普羅作家同盟的中堅，一九三四年被捕時是日共中委、常委。被判處無期徒刑。日本投降後出獄。

日共領導人物僅舉如上四名，說到這裏爲止。

展望

共產黨在日本現在是公開的，參衆兩院都有日共黨籍的議員，名額雖少，表面看去與政治大局無關，選舉所得票數也很少，但其潛勢力極大。在日共影響和領導下有組織的勞動者，有五百萬人，即產業別勞動組合。所有饑餓遊行，手執紅旗跑進皇宮去吶喊，大小各種罷工，這一切大概都是日共領導的。黨員人數在增加，黨在人民中間的影響在擴大，威信在提高。當然麥帥在盡了一切方法，去加以壓抑和阻撓。麥帥公開及祕密的，不斷在反蘇反共，權力在握，日共不能不有所顧忌。因此，公開反美是不可能的，但將來實際只有日共可以破壞美國把日本作成反蘇基地。現在日共也是土生土長，不依靠外援，是民主的，同時也是民族的，徹底反對外來帝國主義的奴役。民族與階級在這裏統一起來了。

＊

英國工黨面臨重大考驗

慕松



潛流洶湧

自五月十七——廿一日，英國工黨在斯加巴洛舉行的第四十七屆年會，是該黨執政以來的第三次大會了。在英國國內經濟危機日益深重、國外冒險政策流於破產、與西歐社會黨普遍墮落的今天，這次年會是頗值得我們注意的。

表面上看，這次年會聚會不長，爭論無多，行禮如儀似地通過了支持政府的內政外交政策，似乎相當平靜，一切順利。可是，如果透穿浮面，深入底層，則見水底的潛流，倒比往年洶湧。雖然工黨領導人物揚言國營計劃已告成功，但比起兩年前在浦恩茅斯年會中的聲音陰沉得多了；儘管不少企望批評現行政策的人被用種種藉口阻止發言，而工黨內部的裂痕顯已加深。檢討三年成就，遙望大選將屆，內外動向，亟待決定，工黨正遭遇重大的考驗。

因此，有人說工黨在困惑中。其實，這是一種貌似而實非的說法。困惑常常是自覺錯誤的開端，而工黨焦燥憂慮的表現，完全不能證明它是在苦惱地探尋什麼正確的途徑。由於工黨領導機構無視其內外政策應負的責任，英國危機日甚一日，而斯加巴洛年會竟沒有痛切反省，毅然作改絃易轍的決定。這便是最有力的反證。

國營計劃

沒有比國營計劃的討論再能顯示工黨的動向了。在對內政策方面，向國內外保守集團屈服、無限期延緩國營計劃、逐漸轉向美國式自由企業的制度呢；還是堅持眞正的社會主義原則、決心改進國營工業與繼續推行計劃經濟政策：工黨正逢着抉擇的關頭。

年會之前，工黨內部已對國營計劃展開熱烈地討論，大家都關心下一行動爲何。因爲那不僅象徵着英國「馬歇爾化」呢，還是眞正社會主義化；而且直接影響到工黨內閣執政的前途。工黨秘書長菲力浦(Morgan Philips)爲此曾發表一本題名爲「公共所有權的第二步」(Public Ownership the Next Step)的小冊子，他要求增加工業的國營，主張在下列五項工業中選擇一種或數種爲標的：(一)對人民之生命健康與防衛有關的基本工業；(二)由托辣斯獨佔的工業；(三)因缺之資金與管理而無效能的工業；(四)大資本投資的工業；(五)工業關係極壞的工業。還有人主張將造船工業、保險公司、汽車工業與航空工業國營，更提出積極而進步的意見，這顯然是爲了挽救英國危機，以謀實現一九四五年人民投票選舉工黨時所懷抱的願望。

可是工黨領導機構不此之圖，年會開幕禮上，誇談國營計劃業已成功。三年工黨政府雖然實行了某種限度的國有化和社會改革，但進度異常緩慢。三年來，許多寶貴的光陰與人力浪費了，保守黨和大企業家仍在國營事業中佔有主要地位，財富關係沒有改變，原來股票持有者得到優厚的「賠償」，結果工資下跌，利潤膨脹。這絕不是實行國營計劃應有的結果。而且，攸關國計民生最鉅的鋼鐵國營計劃，則一延再延，在這次年會中又被否決了。莫理遜在斯加巴洛大會根本不提及鋼鐵工業國營化，他曾表示：「社會主義者」如在下屆競選中獲勝，「將使下屆議會以全力改進國營工業，而不是再把更多的工業部門加以國營化」。莫理遜演說包含了一種重大的演變，工黨政府由對社會主義怠工一變而爲進一步放棄推進更廣泛的國營計劃了。由此可知，工黨政府想在下屆選舉中揭櫫溫和的社會改革綱領，以爭取中產階級的選票，而露骨地背叛一九四五年的競選諾言。

不足爲異，這是英國尾隨美國，甘作附庸的邏輯的結果。倘若繼續執行保守黨和獨佔資本家帝國主義路線，就自然不能有徹底社會化的計劃，結果必將使英國陷入更加嚴重的危機中。

對外政策

在過去幾個月中，英國的執政黨工黨已經有了九十度的改變。所以政府也向右轉了。有些人辯護道，這正是該黨固有政策的發展。不過保守黨員們儘管可以暗笑着說：上面二種情形是都發生了的。

總之，工黨之所以有此轉變，乃是三年來在朝執政的結果。小孩兒的鞋子不適宜於穿了。工黨執政者所高唱的新調門乃是「紀律」與「責任」了。

那些激烈的智識分子與理想家們能夠毫無顧忌地講和幹的日子早巳過去了。這位家長曾犯過許多年青人的不檢行爲。有一句古老的家訓又被施用起來了：如果你要留在我的家裏，就該聽我的話，否則不必再進來了。

議院中工黨的「反叛」巳告結束了。當局對左翼分子得用強迫的手段壓制——這批「左翼份子」現在巳經服從了，但當然仍舊心有不甘。至然那些極右派偶然發出來的幾個不和諧的音符倒反而並不打擾黨的領袖們。但爲了順順「有些異黨」份子的意，有時也對他們稍加阻止。

工黨頭子要把他們的新的黨綱在斯加巴洛（Scarborough）年會中審查，他們確信會有足夠的票數打倒一切反對派的提議的。白熱化的辯論可能展開。左翼份子——其中有好幾位是下議院中的演說能手——在被套上新的黨紀的束縛以前，一定要大大地慷慨激昂一番。

黨的領袖們呢，先將聽完反對者的意見，然後再把書闔上。他們希望，黨內的反叛從此就一去不復返，黨漸漸整頓起來，歡歡喜喜地一致準備迎接即將到來的一九五○年的大選。

＊

英國工黨

美 · Jack Tait 作

一九四五年工黨顯顯赫赫地統治不列顛帝國了。他們想望要開闢出一種眞正的「社會主義」的外交政策，都以爲他們的老朋友，工會組織家的貝文會担起這個任務的。

黨內的激進份子也馬上想要在國內實行他們的理想，要求更巨大的社會改革。

黨的首領們起初對於這些激烈派頗爲慫恿。工黨得到了勝利，至少要在政府裏執上五年。

＊

但在一年多的時間內，麻煩的事在外交問題上發生了。溫和的左翼和他們的極端派的同志們對外相貝文羣起而攻擊之。這位貝文先生眼見到一個混亂的歐洲與不合作的蘇聯時，就放棄了社會主義而追求起現實主義來。他只顧忙着保護經濟上貧乏的英國，而不去尋求什麼「社會主義的外交政策」了。

在一九四六年下半年及一九四七年初這一段時期內，貝文在黨內處於極困難的境地。他覺得必需要使英國復興，但照他看來，要復興英國首先一定要跟資本主義的美國合作，蘇聯與東歐各國則居次位，於是他們批評者喊了；這叫做社會主義的外交政策嗎？

後來，批評貝文的溫和一派漸漸改變了論調，諸如克勞斯曼（R. Crossman）與富特（M. Foot）等人開始唱「

在對外政策方面，工黨的現行政策將逐步導向第三次大戰。

年會中，不少對外交政策的修正案在議程上被打消，最後圖圖吞棗地通過了支持政府外交政策的決議，以十七對一的比率排拒了左翼的主張。開幕之初，辛威爾不切實際地高談防止戰爭的空話，並對「俄國同志」大加讚揚一番；艾德禮於報告工黨議會黨團工作以後，又乘勢抨擊東歐各民主主義國家。大會並通過一項支持歐洲聯邦的決議案。毫無疑問，工黨決心把英國淪爲美國向歐洲擴張的基地。工黨議員齊里亞克斯說：

「工黨政府的政策巳使工黨與歐洲大部份勞工階級脫離，而陷於孤立的地位，最後甚至可能參加杜魯門及邱吉爾的陣容。」

其實，現在就巳墮落到這種地步了。

然而，只看到保守政策的佔勝、而看不見進步見解的爭持，那是不完全的。集中親美外交問題的外交政策辯論，左翼意見雖被排拒，但嚴重的現實情勢是無法排拒的。工黨內部對外政策的矛盾不僅存在，且更深刻有力。例如，年會中關於巴力斯坦問題，猶太勞工黨所提建議雖被撤回，而貝文在其外交政策演說中則巳避免對猶太復國運動發表其個人敵視的意見。這固然是一種欺騙敷衍的慣技，但由工黨執委會與摩里遜出面的幕後折衝看來，在現實教訓與大衆反對之下，工黨無異自認其外交政策碰壁，而無法自圓其說了。年會閉幕以後，又傳出貝文外長有「倦勤」之意，達爾頓可能繼任。空穴來風，確否待證，但這個人所代表的政策之破產是無疑問的了。

可是，破產的政策仍主宰着英國的命運。摩里遜與貝文只是一丘之貉。摩氏指出鞏固工黨地位的三個方法之一，就是依賴馬歇爾計劃的「援助」。依賴美援以代替對蘇聯及歐洲民主國家的友誼，結果只有背叛在普選中標榜的社會進步計劃，使工黨垮台，英國破產！

美蘇換文以後，工黨外交的反響：始而困惱，繼而暴跳。事事仰人，這倒是妾婦必有的遭遇。聽見貝文在下院與工黨年會中對蘇聯加以無可理喻的抨擊以後，如果想到他底演說後面空無一物，只想取悅於杜魯門馬歇爾，就會覺得貝文在幹着一個多大的騙局呵！

人物活動

人物的更換並不能肯定地表示政策的變更，但人物在政治上可能發生的作用是值得注視的，尤以透過人物活動來看政局的演變，是饒有趣味的事。

的內爭

小訶譯

共產主義的危險」來代替「資本主義的危險」了。貝文的反對者漸漸瓦解了，祇有左派黨員還堅持着。

約有二十或三十個激烈派始終在進行着戰鬥。其中有理想主義派、空想社會主義派、親共派、同路人等，他們不斷地在搞些風波。他們支持德國的共產主義，遊歷東歐與蘇聯，報告鐵幕後面的輝煌的生活情形。有些人打電報給義大利左翼社會黨領袖南尼，支持他在最近大選中的戰鬥。

他們經常向選民們抨擊貝文。諷刺英國的外交政策。他們譏笑艾德禮首相對共產主義的非難。但更重要的一點，是在他們領導之下，他們已經開始把議院以外的思想相同，正在尋找着方向的反對派團結來了。同時，這批所謂叛徒的議員們正在散播着一種對於黨的領導發生離心作用的因素。

＊

邱吉爾召集了他的海牙的歐洲聯邦會議。他企圖贏得工黨官方來支持他的計劃，但失敗了，工黨當局宣佈，工黨是應該譏笑邱吉爾的會議的。

但有四十個個別的議會黨員差不多立刻接着宣佈；他們決定到海牙去。其中包括了過去批評過貝文的溫和派。他們妄想沿途影響邱吉爾而把他的「歐洲聯邦」的思想改爲「社會主義歐洲」的思想。還有別的則都是右翼份子。

工黨中極右派的議員如亞爾菲烈・愛德華竟敢於直接攻擊政府的國有政策，特別是對於鋼鐵工業國有化的計劃。這又增加了一個胡鬧的例子，因爲這是違反「鐵面無私」的「黨綱」的。工黨正在分解成一個個吵架的單位細胞，而每一單位都與政策相違背。黨員正在逐漸喪失服從領導的力量，而這種惡習的生長對於黨的統一乃是一種極大的威脅。

工黨領袖中樞充分看到，這種不協調與瓦解的情形如不及早停止祇能到一九五〇年大選時才會好轉，同時，在某種程度上，這種情形也正反映出政治上的不成熟，所以採取了紀律的制裁。這種制裁，截止目前所宣佈的名單看來，主要的都是對付「反叛」的左派的，他們是最普遍的目標，鑒於英國近來的反共浪潮，這些人又是最容易打擊的。而事實也很明顯，這批左翼份子對於其它的叛離者不是沒有影響的。

叛徒中說話最直的潑拉脫・密爾斯（John Platts-Mills）被開除了黨籍，廿一個簽名於給南尼的電報上的黨員強迫用文字宣誓（密爾斯爲其中一人），聲明願意遵守黨的路線。否則立予開除。宣誓卽將舉行。但參加海牙會議的工黨議員，却並未受斥責。（譯自紐約先鋒論壇報）

美國小景
(轉載紐約時報)

從這一角度來透視工黨的動向，我們可以看到工黨的後座議員（Back benchers）與進步領袖逐漸佔優勢，意味着對內依附保守黨，對外仰賴華爾街的政策日益被唾棄了。

年會開幕第一日，「反叛」議員領袖之一富特（Micheal Foot）被選爲執行委員，代替了原屬右翼的空軍部長諾爾貝克（其他六名都是重新當選的，即貝凡、達爾頓、辛威爾、摩里遜、格里斐斯和拉斯基）。富特絕對不能說是對蘇聯同情的人，但他一向主張英國必須從美國的附庸地位中解放出來，工黨外交政策必須改弦更張，英國必須保持獨立的地位。他堅決反對「美國出槍、英國出人」的辦法，而要求減少海外義務。

在整個年會中，據國新聞社有一段頗有趣味的報道：「本屆工黨年會純屬摩里遜與[illegible]部長貝凡的天下。貝凡在左派人士中頗獲人望，將來可能被舉爲該黨的[illegible]，但工黨大會恐怕更多採納摩里遜的溫和意見，……然摩里遜雖得勝利，[illegible]凡仍爲工黨下級黨員及勞工運動中最孚人望的人。」（見該社斯加巴洛日電）貝凡（A. Bevan）有工黨內閣中的華萊士之稱。他認爲必須堅[illegible]施社會主義的國營計劃，發展對蘇聯及東歐貿易，故而反對貝文的外交[illegible]。

從有限度的[illegible]人物活動的作用看來，這次年會中並不是右派佔着壓倒的勝利的；事實恰[illegible]相反，工黨內部的少壯派由言論批評進而在實際行動中獲得多數的支持了。[illegible]面一致下的裂痕也更深刻了。

一般的趨勢[illegible]這樣：工黨也在向兩邊分化。右翼份子日見畢露原形，而墮落到與邱吉爾[illegible]合汚的地步：這很像參加海牙會議的廿七個工黨議員，和因反對國營計劃而開除的議員愛德華（Alfred Edward）；左翼和溫和的右派份子在大的[illegible]一致之下繼續反對貝文路線，而且潛力日增。

但是，從參加海牙會議的廿七個議員未受懲處，而忠實於競選諾言、呵斥貝文外交最烈的密爾斯（Platts Mills）反被開除這一事實看來，工黨領導份子面對着內部如此的形勢，竟尙無悔改的誠意呢！

當務之急

英國面臨着危機，工黨面臨着重大考驗。邱吉爾輩正想在外國的干涉之下重新當權。改變政策與改組內閣是當務之急。工黨必須從改變政策與領導人物中來履行競選諾言。空對一九五〇年焦慮是沒有用的；只有在內政外交上改弦易轍，才能擊敗保守黨捲土重來的企圖，贏得英國的獨立繁榮的前途。這一切有待於勞工運動、工黨的基層黨員與後座議員們作再接再厲的鬥爭，力促工黨在重大考驗的關頭重作明智的抉擇。

Monda Kulturo　　World Culture
Culture Mondiale　　Weltkultur
Cultura Mundana　　Культура Света
Cultura Mondiale　　Wereldcultuur

世界知識　第十七卷　第二十期